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崇福宮上柱國河南郡

開國公谷邑二東宣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起閏逢涒灘六月盡癸卯閏茂入月凡二年有奇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之上

武德七年六月辛丑上幸仁智宮避暑帝作仁智宮於宜州之宜

縣君辛亥龍州扶州獠作亂遣南尹州都督李光度

等擊平之龍州永熙郡漢端溪縣地又瀧州信義縣武德元年分置懷德縣仍置南扶州南尹

州鬱林郡漢廣鬱縣地後漢谷永為鬱林太守降烏
許人十餘萬開置七縣即此地也龍呂江翻獠曾皓

翻
丙辰吐谷渾寇扶州

此扶州以生羌之地置注
已見上吐從嗽入聲谷音

浴
刺史蔣善合擊走之
壬戌慶州都督楊文幹反

慶州弘化郡漢北地馬嶺方渠縣地按宋白續通典
慶州弘化郡東南三里有不窋城後魏大統十一年

置朔州隋文帝改置合川鎮十六年置慶州以慶美
取其嘉名今郡城名尉李城在白馬兩川交口亦曰

不窋城附郭安化縣隋置合水縣武德改合川縣貞
觀弘化縣尋隨郡改縣名管下華池縣漢歸德縣

地樂盤縣漢富平縣地馬領方渠則為通遠軍初齊
地矣史記正義曰漢郁郅縣今慶州弘化縣是

王元吉勸太
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為兄手刃之

為于偽翻下
送為復為同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護軍宇文

寶於寢內欲刺世民
刺七
建成性頗仁厚遽止之元

吉愠曰爲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擅募長安及四方

驍勇二千餘人爲東宮衛士

愠於問翻
驍堅堯翻

分屯左右長

林號長林兵

東宮有左右長林門
建成私召四方驍勇并募長安惡少年

考異曰舊傳云

二千餘人畜爲宮甲分屯左右長林號長林兵實錄云元吉見秦王有大功每懷妬害言論醜惡諧害日甚每謂建成曰當爲大哥手刃之建成性頗仁厚初止之元吉數言不已建成後亦許之元吉因令速發遂與建成各募壯士多匿罪人賞賜之圖行不軌其記室榮九思爲詩以刺之曰丹青飾成慶玉帛擅專諸而弗悟也典籤裴宣儼因免官改事秦府謂泄其事又鳩之自殺斯人已後人皆振恐知其事莫有敢言後乃連結宮闈與建成俱通德妃尹氏以爲內援舊傳又云厚賂中書令封德彝以爲黨助由是高祖頗踈太宗而加愛元吉今但擇取其可信者書之

又密使右虞候率可達志

從燕王李藝發幽州突騎三百置宮東諸坊欲以補

東宮長上

阿達虜復姓騎奇寄翻燕因肩翻唐六典

郎將及諸衛率副率千牛備身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并上折衝果毅應宿衛者並一日上兩日下諸色長

上若司階中候司戈並五日上爲人所告上召建成

責之流可達志於蕩州

蕩音

楊文幹嘗宿衛東宮建

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長安上將幸仁智宮命

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

守手又翻下同從才用翻

建成使元吉

就圖世民曰安危之計決在今歲又使郎將爾朱煥

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文幹二人至幽州上變

幽州漢漆縣地

漢末置新平郡東北有古幽亭後魏置幽州爾朱煥等至幽州言有急變幽州以聞遂得至仁智宮遺于

季翻將即亮

告太子使文幹舉兵使表裏相應

異曰考

統記云建成遣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齋甲以賜
文幹令起兵煥等行至幽州懼罪告之劉餗小說云
人妄告東宮
今從實錄
又有寧州人杜鳳舉亦詣宮言狀上怒

託他事手詔召建成令詣行在建成懼不敢赴太子

舍人徐師暮勸之據城舉兵
師暮考異曰統記作今從實錄詹事

主簿趙弘智勸之貶損車服屏從者
又屏必郢翻詣上

謝罪建成乃詣仁智宮未至六十里悉留其官屬於

毛鴻賓堡
後魏將毛鴻賓所築因以為名宋白曰三
原縣有鴻賓柵後魏孝昌中蕭寶寅亂毛

鴻賓立柵捍之其故
城在縣北十五里以十餘騎往見上
寄翻叩頭謝

罪奮身自擲幾至於絕
幾居依翻上怒不解是夜置之幕

下
鄭康成曰在上曰幕
飼以麥飯飼祥使殿中監陳

幕或在地展陳于上

福防守遣司農卿宇文穎馳召文幹

漢初置治粟內史景帝改曰大

農武帝加司字梁置十二卿曰穎至慶州以情告之文

司農卿掌邦國倉儲委積之事

幹遂舉兵反上遣左武衛將軍錢九隴與靈州都督楊

師道擊之甲子上召秦二世民謀之世民曰文幹豎子

敢爲狂逆計府僚已應擒戮若不爾正應遣一將討之

耳

將即亮翻

上曰不然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

行還立汝爲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

成爲蜀王蜀兵脆弱

脆此芮翻

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

能事汝汝取之易耳

易以鼓翻

上以仁智宮在山中恐盜兵

猝發夜帥宿衛南出山外

帥讀日率

行數十里東宮官屬

繼至皆令三十人爲隊分兵圍守之明日復還仁智

宮

幕下天策兵曹杜淹請因亂襲之建成憂憤卧於

斯請今上並拒而不納唐統紀云太宗之從內出夜
經建成幕度建成侍衛左右唯有十人並來跪捧太
宗足皆云今日之事一聽王旨若遣屏除今其時也
太宗叱而止之既而還向府僚說其事衆僚文武並
進曰文幹爲儲君作逆天下共知假手宮臣正合天
意太宗曰寡人始奉恩旨何忍旋踵即有所違卿與
之言必無此理府僚又請終拒而不聽按是時
高祖無誅建成意左右何敢輒殺之今不取

既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爲建成請封德彝復爲之營

解於外

爲于僞翻

上意遂變復遣建成還京師居守惟責

以兄弟不睦歸罪於太子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

左右

衛率掌東宮羽衛兵仗之天策兵曹參軍杜淹並流

政令正四品上率所律翻

於舊州

舊音

挺冲之子也

韋冲事隋文帝招撫叛胡以赴長城之役又著績於

南初洛陽既平杜淹久不得調調徒欲求事建成房

玄齡以淹多狡數恐其教導建成益為世民不利乃

言於世民引入天策府突厥寇代州之武周城武周

縣漢屬鴈門郡魏晉省後魏屬代郡隋廢入朔州雲

內縣杜佑曰朔州馬邑郡治善陽縣有秦馬邑城武

周塞厥州兵擊破之秋七月己巳苑君璋以突厥

寇朔州揔管秦武通擊却之楊文幹襲陷寧州宋

曰寧州以安寧取稱九域驅掠吏民出據百家堡百

志北至慶州一百二十里秦王世民軍至寧州其黨皆潰癸酉文幹

為其麾下所殺傳首京師獲宇文頴誅之丁丑梁

師都行臺白伏願來降

降戶江翻

戊寅突厥寇原州遣

寧州刺史鹿大師救之又遣楊師道趨大木根山

大木

根山在雲中河之西拓跋氏之先所居也

庚辰突厥寇隴州遣護軍尉遲

敬德擊之

尉紆勿翻

吐谷渾寇岷州辛巳吐谷渾党項

寇松州

吐從瞰入聲谷音浴

癸未突厥寇陰盤

陰盤縣漢屬安定晉屬京

北後魏置平涼郡隋唐屬涇州唐後改陰盤曰潘原

甲申扶州刺史蔣善合

擊吐谷渾於松州赤磨鎮破之

己丑突厥吐利設

與苑君璋寇并州

甲子車駕還京師

或說上曰

說輸芮翻

突厥

所

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

長在

安故也

厥九勿翻

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爲然遣

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至樊鄧行可居之地踰

安南山出商州即將徙都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裴長

寂皆贊成其策蕭瑀等雖知其不可而不敢諫瑀音

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

興光宅中夏夏戶雅翻精兵百萬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

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爲百世之笑乎彼

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滅匈奴霍去病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將即亮翻

况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係頡利之頸致之闕

下頡奚結翻若其不効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曰昔樊噲

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事見十二卷秦王之言得

無似之世民曰形勢各異用兵不同樊噲小豎何足

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虛言也為太宗滅突厥張本上乃

止建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為邊患得

賂即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搃兵權成其篡奪

之謀耳上校獵城南太子秦齊王皆從從才用翻上命三

子馳射角勝建成有胡馬肥壯而喜蹶喜許記翻以授世

民曰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澗第善騎騎奇寄翻試乘之世

民乘以逐鹿馬蹶世民躍立於數步之外馬起復乘

之復扶又翻如是者三顧謂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

死生有命庸何傷乎建成聞之因令妃嬪譖之於上

令力丁翻
嬪毗賓翻

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為天下主豈有

浪死上大怒先召建成元吉然後召世民入責之曰

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邪音耶

世民免冠頓首請下灋司案驗下還嫁翻上怒不解會有

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勞勉世民命之冠帶與謀

突厥厥九勿翻勞力到翻冠古玩翻閏月己未詔世民元吉將兵出

幽州以禦突厥將即亮翻上餞之於蘭池蘭池即秦始皇遇盜之地史記

注曰地理志渭城縣有蘭池宮正義曰括地志蘭池陂即古之蘭池在咸陽縣界秦託曰始皇引渭水為

池築為蓬瀛刻石為鯨長二百丈遇盜之處也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

事平之後猜嫌益甚
初隋末京兆韋仁壽為蜀郡

司灋書佐

按新書百官志諸州法曹司法參軍掌鞠獄麗法督盜賊知賊賄沒入又有參軍事

注云武德初改行書佐曰行參軍尋又

改曰參軍事則書佐即參軍之任也

所論囚至市

猶西向爲仁壽禮佛然後死

史言韋仁壽論刑人自以爲不冤爲干僞翻

唐興龔弘達帥西南夷內附朝廷遣使撫之

帥讀曰率使疏

吏翻類皆貪縱遠民患之有叛者仁壽時爲舊州都督

長史上聞其名命檢校南寧州都督寄治越雋

舊州越雋

郡雋音髓長知兩翻

使之歲一至其地慰撫之仁壽性寬厚有

識度既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

將即亮翻洱仍吏翻

周歷

數千里蠻夷豪帥皆望風歸附來見仁壽仁壽承制

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爲刺史縣

按舊書地理志是年置西寧豫

西平州亦是年置帥所類翻又有灋令清肅蠻夷悅服

將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豪帥皆曰天子遣公都督南寧何爲

遽去仁壽以城池未立爲辭蠻夷即相帥爲仁壽築

城立解舍帥讀曰率爲于偽翻解古隘翻旬日而就仁壽乃曰吾受

詔但令巡撫不敢擅留蠻夷號泣送之既户高翻因各遣

子弟入貢壬戌仁壽還朝朝直遙翻上大悅命仁壽徙鎮

南寧以兵戍之 茫君璋引突厥寇朔州勿九翻入

月戊辰突厥寇原州 已巳吐谷渾寇鄯州鄯州西平郡秃

髮氏所都之地鄯時戰翻壬申突厥寇忻州丙子寇并州京師

戒嚴戊寅寇綏州綏州雕陰郡雕陰古縣漢屬上郡今延州以北橫山之地也孫愐曰

綏州春秋時爲白狄所居秦爲上郡後刺史劉大俱

擊却之是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

頡奚結翻可從刊入秦王世民引兵拒之會關中久

雨糧運阻絕士卒疲於征役器械頓弊頡讀曰鈍朝廷及

軍中咸以爲憂世民與虜遇於幽州勒兵將戰巳卯

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城西陳於五隴阪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陳讀

曰陣下虜陳同阪音反將士震恐世民謂元吉曰今虜騎憑陵

不可示之以怯當與之一戰汝能與我俱乎元吉懼

曰虜形勢如此柰何輕出萬一失利悔可及乎世民

曰汝不敢出吾當獨往汝留此觀之世民獨出外以威示突厥內以

服元吉之心

世民乃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

和親何爲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鬪獨出

與我鬪若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利不之

測笑而不應

頡利素服秦王神武恐其以百騎挑戰而伏大兵四合以擊之故不敢應

世

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

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

古者盟誓質諸天地山川鬼神歃血而已後世

有對神立誓者有禮佛立誓者始有香火之事

突利亦不應

秦王以此疑頡利之心突利恐

因此爲頡利所疑故亦不敢應

世民又前將渡溝水頡利見世民輕

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

曰王不須度我無它意更欲與王申固盟約具乃引